

杜

詩

麗

杜詩闡第五卷目

哀江頭

送孔巢父

大雲寺

夜雨韻詩

雨過蘇端

喜晴

鄭駢馬池臺

喜達行在

述懷

彭衙行

送從弟亞

送長孫侍御

月

得家書

送樊侍御

送韋評事

送郭中丞

送楊判官

哭長孫侍御

贈嚴閣老

留別兩院

晚行口號

獨酌

徒步歸

九成宮

玉華宮

塞蘆子

卷村

村詩

杜詩闡卷之五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題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璉漢華氏訂

宿賊詩至德二載

哀江頭

長安朱雀街東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荔浦慈華柳陰四合碧波紅葉依映可愛公樂遊園詩故有青春波浪芙蓉園此章有細柳新蒲爲誰緣等句一廢於蘋山再毀於草叢寺曲江之勝蕩然矣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

柳新蒲爲誰綠四句總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魏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

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以上追昔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覓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

住彼此無消息以上傷今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結挽呑聲潛行意

我少陵野老欲哭不敢者蓋由當春日過曲江舊遊也
一吞聲而哭則潛踪而行我潛行曲江者爲念曲江宮殿
千門萬戶喪亂以來寂寥空鎖雖蒲柳依然竟不知爲
誰點綴耳憶昔開寶盛時江頭遊幸羽旄蔽空草木蕭
憮皆生顏色此時昭陽第一人爲貴妃者與上止同室
行同輦一到曲江躬生宮女各帶弓箭走馬弋禽以供
貴妃之一笑往日之樂如此今第一人安在蓋自馬嵬
賜死遊魂無復歸期矣當上幸蜀出延秋門過便

清波清渭別太子而西行清渭東流歸關西去歸山令
蓋愁愁日遠去者果無消息靈武旌旗靡有定踪任者
亦無消息遂使曲江宮殿今日可哀又如此我不幸爲
有情之人潛行至此吞聲飲淚當此春日江水空流江
花自落此清綿邈有何終窮日落塵飛欲往城南而歸
還望城北而去中心瞀亂不自知其皇皇何之也○一
箭正墜雙飛翼此何已帶出祿山稱叛馬
鹿賜死明皇與貴妃不能終爲比翼意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舊註至德元載承王麟節度東南以從事辟孔巢父巢
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避謝病遊江東公作詩送之或謂
此詩天寶年間公在長安作於李白天寶年間亦曾送
孔巢父還山不得此詩中有南尋出穴句公雜述云巢
父執畧守常我無所贈若矣太山真冥岸以高泗水濤
濤瀟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此則公天
寶年間在長安贈巢父者姑從舊註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

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

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以上巢父歸遊江東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以上送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呈李白

二句兼

卓哉巢父今日倒身潛遯窺其意一似掉頭不肯依若謝病東歸將入瀛置身寧島中天地間尚有巢父耶惟有詩卷長畱耳此行入海獨把釣竿游底珊瑚不難拾取但東海之處山深澤大龍蛇出沒春寒野陰風景荒涼巢父不憂也東湖有蓬萊山巢父此行浮槎而上自有緣女引其歸路於虛無中蓋因身有仙骨其往來有非世人揣度者乃惜巢父者欲苦留而富貴之豈知巢父胸中視富貴如朝露掉頭不肯住也蔡侯知巢父者

衡舉鵠鱗
必有說也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資業自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
子方便謬引爲匹敵離索晚相遇包蒙欣有擊八句禪理誦詩

渾遊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撫鈎清心聽鳴鎬精微穿溟

涇飛動摧霖露陶謝不枝梧風騷互推激八句誦詩紫燕自超

詣翠駿誰翦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閒以上足愛而有
業於其處余亦嘗師粲可兩師未能解脫有何階以及
子獨引我爲匹敵耶當此離羣索居相逢於此以我

五臺有石壁寺禪家有黑白業今許生爲五臺資學白

業於其處余亦嘗師粲可兩師未能解脫有何階以及
子獨引我爲匹敵耶當此離羣索居相逢於此以我

蒙求狀牛有擊况生詩更有過人者生詩不爲他人誦
獨爲余誦渾遊衍一氣呼成落落多奇四座辟易由
其律度應手如莊子所云大馬之撫鈎者年八十而不

头毫芒其音調清心使聽者如在秋風邊塞時忽然鳴
鏘入耳不獨渾游衍耳精微之旨。而穿沈茫不獨驚四
座耳飛動之氣直摧霹靂此與陶潛謝曉無所技梧國
風蕭騷其相推激聽生謗詩其卓犖處蘋馬中紫燕人
間翠駿乃其清亦自超絕耳誰剪拂之洗剔之惟我聽
而愛之蓋由君意透闢人莫能知故夜漏之餘聲聞家
聞是生詩與禪理俱遠也○公論詩於許十一曰精微
穿溟涬飛動摧霹靂于高岑曰意懶弱飛動篇終接混
茫於劉伯華曰神融蹠飛動戰勝洗凌荒而於已別曰
下筆如有神詩成覺有神詩應有神助可以想以之超
詣矣

雨過蘇端

公自注
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
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以上兩
過蘇端也
復可憐人呼兒共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憇懷抱紅稠屋

月花碧委墻隅卓親賓縱談詭喧鬧慰老

丁酉消

需澤垂槿粒或自保

綴雨亦

好意妻孥隔軍壘撥葉不換近

時

事

鑼初鳴時風雨交作雖久旱喜雨出門殊礙乃不憚杖藜踏泥道僕裝故耳諸家所歷一飯之後跡便如蓆可裹遙者往往俟客每往必飲喜餌倒也可憐蘇侯家亦貧家貧常裝其必供酒醪必具其必飲飲必醉醉必憊懷抱而行已當此喪亂長安中無復花草今蘇侯家風雨之後紅花獨屋碧草接壤我輩苟全性命亦猶是耳且與親朋共敍談詭藉喧鬧年歡喜餌倒如此况久旱得雨無幾有秋我妻孥雖在鄜州遠隔軍壘秋成有望可免斯飢又何關心之有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旣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笑

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

八句對時事喜晴于戈

雖橫放慘澹聞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

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

八句對時事說完喜晴意千

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無疵瑕英賢遇

轍輶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

滄海有靈槎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以比自感寓階城意

久旱須雨既雨須晴故晴亦佳也於時出郭遠眺春光
晴麗物華自若陵陂之麥得晴青熒桃李之花何晴窮
究亮春夏皆有實矣庶我饥亦有涯也此晴爲可喜耳
或者子戈橫放撲滅爲難擗澹龍蛇玄黃方識農事妨
矣何喜之有雖則云然乃既雨而晴日薄已優方耕未
晚而况丁男雖出戌婦尚存禾黍力有不勝菜麻則可
種植此晴爲終可喜耳但世亂末夷我志高蹈往者採
芝種瓜其人皆不免朝餓而夕然無暇可摘故知英賢

遇難見妾遠引如龍蟠泥不爲人得今捐猶悲乎於此
賊此亦自昧所適何有殊晚已矣商山芝東門从非
古人矣若大漢陰我故鄉滄海我素志庶抱甕泛檣以
終餘生至若衆口咄嗟書空志怪我旣長往焉用學彼

爲哉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時祿山爲子慶緒弑公與鄭虔將脫賊歸廣文爲鄭虔
原秩虔陷賊中爲授水部許願風綏以密章達靈武書
曰鄭廣文舉其爵原其心也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

二句領至末

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

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

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畱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誰料生戎馬今日戎馬出意外也焉得共酒杯今日酒
休更出意外也得共酒杯昔由祿山已死爲董卓燃臍

吾輩得歸同蘇卿。握手別，雖則云回乃我與廣文。年皆老矣，
髮有千莖之雪。宦亦淡矣，心餘一寸之灰。回首別城，
俱經死地。一朝披寫，忽復登臺。此臺爲騎馬吹簫處。今
得重對此臺，又廣文小阮宅。今與偕來，醉阮宅舞未竟。
其樂何極，但死別之餘，忽焉聚首。雖則徘徊，亦強自斟。
遣而已。○祿山築城，有同郿塢。祿山斫腹死，有似燃脂。
故云。

歸鳳翔及省家鄜州詩

至德二載

喜達行在三首

時脫賊歸鳳翔。喜達者得遂覲服而奔之。初心也。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眼穿當落日。心死着寒灰。
時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
四句在道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

來

二句

至尊行在鳳翔我前此向西而憶無人傳信故遂却回
不能遠達也彼時眼穿矣但當落日心死矣已置寒灰
今幸脫賊在道一路人烟斷絕惟有暮樹成行引我歸
路而况山勢向背雖有蓮峯可望恍惚時開而鳳翔至
矣忽見所親驚我老瘦詎知側身潛避歷盡艱辛從賊中來欲不老瘦得乎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閒道暫時人

承胡思

夕箭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

承淒涼漢苑春

喜心翻到極嗚咽淚

霑巾

收結總

我在賦時聽胡笳幾經愁思望漢苑無限淒涼也當愁
思胡笳夕而望生還何可復得忽從賊中生還者乃是
今日事耳生還則人雖則生還間道而行人與鬼鄰亦
不過暫時人耳當淒涼漢苑春而思故國司隸之章南
陽之氣喜更新也見司隸對南陽喜心爲之翻倒回想起愁
思淒涼生還間道時痛定思痛又不覺灑淚沾巾已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二句承猶聯太白白雪喜遇武功

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重數中興年六句

極寫喜

達意

我在道時獨行中路萬一死去憑誰報也在道何暇計及及至歸來痛定思痛始自憐耳未歸幾不得遇武功至歸太白之雪猶得重瞻未歸幾不得遇武功至歸武功之天喜得重遇前此形神沮喪影搖搖矣今立于官隊裏我影方靜向來危不自保心戚戚矣今在七校軍前我心始蘇夫身達行在喜但一人社稷中興喜開君國今日何日社稷中興之日從此於萬斯年豈有量哉

○當時賊兵所及西不過武功是武功天猶聖朝日月故喜遇千官七校二句亦寫出司隸城儀控齊嚴肅非復靈武初卽位文武不满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時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

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慇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矜

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卽開口以上述未能寄

卽歸之懷

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僇到雞狗山中漏

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

盡室豈相偶欷噭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

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以上述寄書問家之懷

漢通初中

興平生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挽合起意

我失秋爲賊所得自分與家永訣幸而今夏脫身西歸
涕淚受官流離供賊朝廷恩重妻子念輕所以欲訪室
家未忍上賈耳自隔絕來亦曾寄書問家矣傳聞賊到
彼處殺戮殆盡我山中茅屋向來戶牖必摧頽於蒼松
之根被擗者骨應未朽亮苟全性命者能有幾人乃有
卒宋者豈能相偶遙想盜賊充斥猛虎縱橫我書雖寄

回首轉成彭結耳憶自寄書已十閱月倘傳聞而不稱消息可喜也倘傳聞而或確消息可畏也才心茫然付之何有所幸漢運中興平生莫酒酌酒相賀定有歡會之處但恐家室不保終成窮獨隔絕者不終成隔絕耶

彭衙行

此詩定是至德二載已達行在後作詩中別未歲月週句可見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領下二十四句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淖相攀牽既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糇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畱同家產欲出蘆子

西漢書彭衙道 故人有孫宰高義薄層雲
延客已曛黑張燈啓

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竟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衆離爛熳睡喚起霑盤餐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
所坐堂安居奉我歎誰肯艱難際_一遙露心肝別來歲月
週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墜爾前

以上題孫宰

白水縣東北有彭衙道憶去歲避賊有奉先攜家將往
鄭州從白水北行歷土山走翁谷妻子徒步惟恐逢人
一路北走但聞谷易悲吟幾見遊子南還耶女糲而啼
畏猛虎之尋聲兒飢而索指道旁之苦李兒雷雨涉旬
牽攀涓足既乏偶雨又苦禦寒以至數里村稀終朝入
絕食則非儀而覓果處則如鳥之棲枝曉涉波而山徑
爲迷暮投宿而野煙爲伴北走險艱如此未幾前路是
同家罕矣少焉恍惚見盧子闢矣險艱已脫逐望嘶
而趨時苦卽次靡托何幸得逢孫宰夜黑張燈張羅啓
扉非復夜深彭衙月照荒山時矣暖湯濯足剪紙招我

非復牽攀泥滓，徑滑衣寒時矣。出妻孥而相見，逢人厚顏何有矣。嘵衆離而落餐道旁，苦李休索矣。與夫子而爲弟昆，非復窮途契濶也。空高堂而居我室，庶免暮宿天邊也。自歎險難，得此高義，披肝露膽，何日忘之。奉別以來，歲月已過。祿山搆禍，猶然未息。我妻子寄居柳州，皆孫宰賜。自恨身無羽翼，安得舊飛到爾。一話淵悰哉。

○剪紙剪
紙爲旛

送從弟亞河西判官

亞於靈武上書論時事，擢校書郎至德二載夏，杜鵑漸繼周泌節度河西，亞爲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

四句
發端

令弟草中來，蒼然論時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頗爲僕射。應對如轉丸，疎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噐。宗廟尙爲灰，君臣皆下淚。以上叙崆峒地其論事

無軸青海天軒輶西極最瘞痍連天暗烽燧帝曰大布衣
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
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爲盡長久利

以上揚
河西

孤峯石戴驛快

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瓊蘆酒多還醉踊躍常人情慘澹苦
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我閒駕鼓車不合用騏驥

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以上送別

南風不宜於秋聲南風而作秋聲則殺氣薄於炎熾因
而廢集亦羣盛夏蕃固時危異人不容緩耳異人如弟
從草間來當第靈武上書切論時事一時召對遂聳寂
聰蓋由得藏甲兵不啻武庫故應對便捷通達不拘新
語投時神噐可正當此社稷灰燼君臣臥薪宜乎一聽
子言莫不揮涕庶幾夾輔天子奈時勢方危何益鳳翔
移軍地軸未固蕃戎叵測天傾未寧西極有瘞痍之悲
連山多烽燧之警時危如此亟須異人於是帝曰子從

草間來雖大布衣河西元帥賴子爲佐吾欲坐看河西
一帶流沙水清非子奉使不奏厥績今日論事已前斯
矣他日還須待子况子之才無俟歷試特以武威多故
武威存河隴諸處存武威危河隴諸處危倘務苟安勿
策長久非勝算也所以遣子者實賴子爲國家計長久
存武威以存隴右河西耳弟奉王命而往乘傳叱馭星
言載馳帆飮黃羊渴飲蘆酒大丈夫如此差足快意志
士於此猶慘澹不樂者以安邊弭敵不足奇操亂反正
斯足慰也况騁驥何可駕鼓車宏才豈堪荆邊塞龍媒
之馬不忘主而回頭夾輔之才將內召而有待武威之
役天子將於子卜致遠峯以爲夾輔乘輿地弟勉之矣
○按亞於大曆年間爲諫議大夫使魏州宣慰繼又爲
江西觀察使足見其能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至德二載正月河西兵馬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等
殺節度使周涉武威大城中小城有七胡據其五故詩
城堡等句

驥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綉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

四句
角韻

赴武

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城到須早

威

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遺毗風俗方再造

八句
赴武

威之

族父領元戎聲名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淵溟漲沒絕島尊前

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遠送雲雨自浩浩以上送別東郊

徇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領如何正蒼昊

四句
勉之

此驥馬新鑿蹄銀鞍好騎之者何人乃綉衣郎騎往交河也後悔還矣匆匆取別何爲者大子爲涼州嚴城非驥馬使不足彈壓耳涼州去秋羣胡作亂天子不得已道將勒絕今日不然其民久罹塗炭亟圖撫綏復武威文湯漸望重臺聞但侍御爲我賢僚奪之遠去殊介介

耳侍御才思潤絕千頃汪汪蓋詩人之流皇國之寶今
尋我同官於尊前往拔城堡於塞上豈獨人卽皇天亦
爲興悲而雲雨之色浩浩都白况安史造逆以來陝洛
未清塔瘞滿目吐蕃叵測西極俱傾岱問侍御何力向
天益不獨武威然也○安邊長策以牧民爲禦寇邊心
固則邊患息故曰此行牧遺毗杜鵑漸繙周泌節度河西
公於朶亞判河西則曰藉刺佐元帥爲盡長久利於
長孫判武威則曰族父領元戎奪我同官良明知鴻漸
彈壓不足有賴於幕下賢佐大曆問崔肝之畔鴻漸專務姑息且不能制卽邊境可知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四句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四句

感

秋期近則月影清其影何如縱入天河蟾光不沒其中
毛兔搗長生之藥者又歷歷如見焉記知乞藥無從祇

益丹心之若長生靡日空添白髮之明丹心苦白髮添
者只爲干戈故耳若論干戈月光所及無不遍照獨長
安國西營營布列月影雖清休照可也○當時長安國
西皆爲敵帳賊營西至武功而止故曰休照國西營以
見安慶紹之惡不容於照臨下也若九月官軍陳香搘
橋正大舉滅危時日月所當佑冒安得曰休照舊註誤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
幸無恙驥子最憐渠以上得家書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
毛趨帳殿一命侍鑾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
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以上得家書之感
喪亂寄書但憑遊客今得家信知鄜州雖遭殺戮我家
人於彼猶幸舊居如故耳熊兒亦可憐得家書喜其無
恙驥子亮無恙得家書不覺生憐我豈不欲亟圖聚首
乃臨老而羈孤異地傷時而會合偏疎者年近二毛今

趨行在官叨一命言歸未遑耳况慶籍妖氛正滿北關
幸天時肅殺已逼西郊對此涼秋風雨魚書雁陣總總
關情庶幾他日得歸澗水空山柴門老樹間荷锄以隱二毛一命豈我志哉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
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
收四極我得制以上時事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河稅使者紛星
散王綱尙旒綏以上漢中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
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以上幕府輶諫
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
史晨征憇正當艱難時實賴長久計以上往判漢中回風吹獨樹

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

方迢遙以上送別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

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以上自序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滅不可一日不張自天寶年間朝
廷武備不傍象爲弛弓因以致亂使乾坤血戰狼虎繼
橫幸今上卽位盡式振精誠作六師移蹕鳳翔揚威沙
海雖二京未收四極已肅然以濟革需則莫急於租庸
漢中其咽喉哉今日漢水濱淮河通江淮租庸已至江
洋漢中軍需既不困矣然使者星散王祠渺然猶廟漢
中王爲南伯都督梁州主持江淮租庸乃幕下從事未
得賢者幸而侍御直談卽契蓋由侍御上知天文下諳
兵法知天文則胞明淨矣諳兵法則精熟貌矣侍御本
天子近臣出判遐方從無此例只因至尊宵旰念漢中
租庸國命所係而民力方苦又須輕徭薄賦以撫字之
故特輒諫官幕徵晨發國家當艱難時凡事當圖遠大
勿貪近功侍御勉哉阿風蕭颯白日淒其蒼烟之根兩
人一樹山家之戶萬里誰開居此地者半落何堪判遐

方者幾時得到也。念爾生離悲余將老願爲陶唐遺民耕鑿未遂欲望後漢列帝匡復無資汝固望漢中行我亦向鄭州去矣。○漢中屬梁州至德元載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齋沂江漢上至洋川今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濟軍二載上至鳳翔江淮租庸始至江洋漢中漢水清等句正指此事我得制我字卽孔子作春秋以魯爲我之意。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四句

留骨

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
艱難際張目視仇讐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叅謀以上四句
駐鳳翔同谷爲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鎖杜罕阪此邦承平
日剽刦吏所薙况乃胡未滅控帶莽悠然八句
同谷府中韋使

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走

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豬韓羨兒青

兜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

谷防禦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

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足縱冥搜題詩

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以上送別

我與子昔陷賊中今歸行在以王事故畱者留去者去獨遣子者今日兵馬逼側急需良籌乃行在左右能分于憂者蓋少子驅幹渺小似乎孺者然人能濟勝不在力之強弱在氣之勇怯子雖渺小老氣橫絕可赴嚴關而勝任矣况艱難之際挺身直前每遇仇讐張目不避有節如此朝廷壯之遂奉詔書參謀邊郡有同谷方黑

之役同谷爲鳳翔咽唉扼弱水控枹罕密邇行在承平
尙患剽掠捨壤豈能無事此懷柔之畧雖有使君防禦
之功尤需幕佐使君爲子諸父今往叅謀兩美自合耳
於時子方受詞於鳳翔太白遂走馬於同谷仇池以臨
羌境遙知羌山赤土色裂丹沙羌地陰寒雲埋白雪顧
此羌父羌兒穿豬羣着兜裘剽掠無人之城自謂朝廷
戈矛所不及子橫戈直入角聲所向鳥出死樹龍拔老
湫此豪猪韓青兜裘者有不膽破心寒哉猶是軀幹渺
小之人憤氣一激直摧林丘信乎挺身數數張目仇讐
而有壯節者惟是中原多故後會難期子本俊茂才文
儒士此行若有悵然者不知百年賦命浮沉與俱况論
兵有暇沙土積雪之境可縱冥搜以資吟咏所望綱音
頻寄庶不失同患難
其王事之誼云爾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烜赫舊家聲鶯鶯
乘時去驛駘顚半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卽前程斜日當軒

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
遙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

以上叙英乂充羸右節度

燕鶴奔

封豕周泰觸駭鯨中原何慘顆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

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闕陵

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微

明燄不恩朝共落榆柄夜同傾

以上叙安史之亂

三月師逾整羣胡

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

卿幾時回節鉞修力掃撓

以上叙武功之役得兼太僕并伏結意

主賓三

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

周行獨坐榮隨肩趨刻漏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

厭補衡漸衰那忍別忍淚獨含情

以上

廢邑狐狸語空村

自序

虎豹爭人類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

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以上冀其
早旋收京

中丞舊爲天水太守繼爲大震關使是西山將也今加
隴右節度詔發於彼兵屯於此蓋因此處爲吐蕃要衝
耳中丞生自將門循部曲振家聲今以鵬鷺之姿乘時
而起驛騎之種顧主而鳴際此艱難須得上策卽前程
亦易耳奉詔行矣日當軒蓋風捲旆旌天水縱離雪山
已到當念吐蕃和好昔懷舊恩今日防邊不在驚擾我
所謂艱難須上策者務在鎮靜以寓專征大吐蕃當撫
者以安史未滅也撫吐蕃使不擾然后得以全力制安
史往年安史以幽薊叛將首陷河北次犯東都以及長
安中原遂不可問今日祿山雖翦慶猶未平猶憶飛矢
昭陽吟笳細柳宮妃掩袂王子竄身焚惑祀而天子出
奔鐵騎馳而圍陵震動茂陵金鏡便出人間銅臺總帷
忽悲零落南飛天廟火徹哭不憇國難如此今年三月庸
淵都至大師已擊安史羣兒竟日就烹中丞被創而戰

流矢貫頤，武功之役有戰克機，乘此垂成，何難。掃蕩所
以一時妙譽，遂奉殊恩，廁列卿兼太僕。今日復有隴右
節度之命，但我所期於中丞者，節鉞遺歸，戮力一戰，掃
盡安史餘氛耳。今日幕中所收，不乏三千之士，雲梯已
具，誰下七十之城？七十城必須酈生憑賦，而我非其類。
三千士，何取叔孫習儀？而我是其倫。通籍在朝，微班忝
竊周行，好戎獨坐，空依雖趨，刻漏不過隨肩，偶寄簪纓，
仍憐短髮。不無宦情，似依荆之王粲；還疑取厭，如戾俗
之補衛。當此廢邑狐狸，半是勝廣之族；空村虎豹，無非
安史之徒塗炭。如斯匡扶，難緩況廣平王已調新律。李
嗣業將壓舊京，中丞此行，難曰安邊爲務。安邊之後，亟
歸討賊。扈駕還京時，哉勿可失也。○至德二載，上至鳳
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城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上
欲乘兵擣賊腹心，於是王思禮軍武功王難得軍。西原
郭英乂軍東原，是三月，師逾整，羣兒勢就烹也。時英乂
流矢貫頤，裹創而戰，因王難得不協心，遂至敗績。是瘡
痍親接戰刃，決冠垂成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至德元載吐蕃贊普遣使請助國討賊二載吐蕃又遣使修好上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楊六判官佐之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四句西蕃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敷書僕贊普兵甲望長安四句使西蕃宣命前程急惟良侍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之故一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卽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盃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以上判官使西蕃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弛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之

秋風初落海氣方穴此時遠使絕域又值國家多故誠有難爲刑者乃不得不往以絕域有同仇之怒蕃夷敦修好之誠也勅書之賜旣憐贊普印兵之助定慰長安以報聘而宣命前程難緩賴正使之惟良侍士原寬却

官此行亦何慮哉。初起爲官，卽使絕域，拔知而行，大丈夫許國義當如此。大投筆報職，則不復顧不矣。此時猶儒衣卽山鳥亦怪其迂。抑投筆據鞍，則漢節在手矣。此時持漢節將野，童亦看而喜。判官此行適彼，普普成禮於邊，酒夷歌之餘，杖節於草肥雪重之處，眞參謀畫勿令。番人窺中國之淺深，整飭羽翰，勿令外夷見天朝之強弱。行見振節言歸，搏虱直上，則今日起爲官不過使臣。將來擢可取，豈止以使臣終判官，勉旃。○惟良指南巨川，呂刑曰：惟良折獄，不但漢書其惟良二千石。

哭長孫侍御

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驥四句。
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後生前
侍御未及赴武城，而卒。想其平生道爲天下重者，以詩
書名爲一時雄者，以賦頌始而登第，擢桂禮闈，繼而爲
官，乘龍憲府。今日生涯流水，世事浮雲，惟
餘臺中舊柏，一伴九原耳。風流安在也。

奉贈嚴八閣老

嚴武初爲哥舒翰判官至德元載赴行在以房琯薦遷給事中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鶻鸞在秋天

四句
贈武

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四句
自叙

黃閣難登公以扈聖而登夫豈倖致然扈聖行在得登黃閣亦不獨公公妙年故不同耳公登黃閣如蛟龍得雨公獨妙年如鶻鸞凌秋若我疎放荷公待以客禮幸而接聯與公同一官曹况公新詩無瑕可摘老夫雖老夫不傳公詩誰人能傳也

畱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時公已奉墨勅歸鄉省家別賈嚴外又有兩補闕左韋少遊右岑參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羣去遠畱詩別愁多狂酒醞

四句
詔別

情就道句
之情句
之情句
之情句

我暫往田園與同官作別亦何足傷可傷者戎馬時耳
自鳳翔還郴道遠矣去違留詩熙同官者見詩如見我
當戎馬言別愁多矣愁多任酒庶離羣者飲斯酒得以
忘愁彼歸途莫苦遇雨一秋常雨今日無雲似北歸者
可免斯苦但山路雖晴角聲到處尖豎
用閑暫往之時祇切戎馬離羣之痛耳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彌落雁浮寒水飢鳥集成樓
晚行四句
情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
晚行四句

所感

三川可到晚行則不可到所見晚山彌疊耳而况落雁
無依浮沉寒水飢鳥失所棲遲戾棲風景蕭條如此昔

年朝市舉目不同。今日兵戈何時得息。猶幸脫賊奉勅
還家。但我一官遙暮。白首言歸。比之梁總遇亂還家。猶
是黑頭年少。多愧不如也已。○落雁二句有

群羊墳首。三星在蜀。并春燕巢於林木之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

喚起下酒綠

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

神

三句獨酌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若被微官縛。低頭愧

野人

四句獨酌

徒步歸行

公自注贈李特進白鳳
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至德二載上幸鳳翔議大舉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當括
馬後公爲拾遺徒步而歸偏側行僧云自從官馬送還
官時李嗣業有宛馬千匹云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
定禍亂非公誰四句頌李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四句徒人生交契無
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櫼上追風

驃四句

備馬

壯年致主危時捐軀特患無經濟耳公經濟爲國所重
定社稷戡禍亂舍公誰屬若我徒步歸者蓋有故也常
此朝廷府庫無蓄積官吏鮮飽敢望輕肥况青袍朝十
中老夫最困徒步歸省何怪其然但我固白頭公當里

首人生要在羿合何論老少我固朝士公爲武臣諭父
便是同調何分文武此時山中妻子無可告哀自傷徒
步非馬不濟公有追風神駿亮勿爲徒步者靳也○須
公櫻上追風驃公意禍亂方殷九州萬戶如我一家哭
者何限非李戡定保聚無期李卽追風驃也是年九月
香積寺之戰李爲前軍官軍爲賊所乘李肉袒立陣前
大呼奮擊人馬辟易是真追
風驃公蓋寓意於借馬云

九成宮

九成宮卽隋仁壽宮太宗常修
以避暑山有九重因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杼白曾宮憑風迴岌嶤土囊口立神
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以上叙紛
其盛四句叙其衰
披長松倒揭嶂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
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雖無

新增修尚置官府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隋示鑒我

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回首

四句

自叙

我行至鳳翔麟遊縣山中有九成宮者境深百里其間
斷崖形如杵臼居宮上構勢若懸風風出土囊蓬然
盛據勢何險絕也其制度則棟梁之狀疑於立神戶牖
之開幾於鑿其陽則產靈芝故名仁壽其陰則宿牛
斗故堪遊是壯麗如此今宮前長松紛披爭倒宮前怪
石欹隣亂嵯峨猿啼客淚迸此曷故哉以此九成宮我
先皇避暑處實隋家仁壽宮今松倒石走摧頽至此豈
將摧頽竟爲出有假使當年隋帝有道此宮依然仁壽
我唐焉得有之我唐有鑒於昔不加增修祇因先皇曾
經遊幸仍置總監錄事府史諸人以爲居守我先皇時
巡避暑原非瑤水之迹然此宮則亡國遺基實雕墻之
殷黎我來俯仰不勝嗟歎者念天王出狩駐蹕鳳翔跋
馬回首顧今上以亡隋爲鑑也○按史隋楊素作仁壽
宮夷山塹谷窮極壯麗故詩中有斷崖鑿翠等句玄宗
華清猶隋仁壽隋之仁壽爲巨唐有唐之華清今安在
也肅宗至靈武魏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肅宗

悉命撤去是能凜雕墻之鑒者此詩荒
哉一段指陳今昔真大雅殷鑒之遺

玉華宮

宮係唐貞觀年間作舊註梅聖俞曰玉華宮前有晉
荀堅墓蔡夢弼云公詩末意傷荀堅安在也姑從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以上官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鴟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
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以上墓憂來

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四句感懷

延安宜君縣有宮名玉華者但聞溪水嗚咽松聲蕭條
雖有古瓦亦爲蒼鼠竄處欲問何王今誰在者但絕壁
下所存有遺構耳而况宮前有墓其陰房鬼火常青其
壤道哀湍自澆雖萬籟笙竽相助哀湍之戚秋色瀟灑
徒添鬼火之愁回想當年侍金輿者有美人今美人何
在久黃土矣所供奉者誰數石馬今故物絕悲獨石馬

此徵途去者去來者來誰爲
不死者王華宮不足傷矣

塞蘆子

時公出蘆子關將抵鄜蘆子關在延州延州爲長安門
戶蘆子關其扼塞處塞蘆子扼高史二寇非爲吐蕃
五城何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
割懷衛秀巖西未已回畧大荒來螭函蓋虛爾以上塞蘆子之故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四句
子岐有薛大夫傍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爲退三百里四句
舉近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呼九關胡行速如鬼

叮嚀
一結

受降五城遠隔河水向有邊兵自祿山作亂邊兵精銳者皆徵入援今五城內一望荆杞耳况賊將史思明方自搏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已割懷衛一帶高秀巒自大同與思明兵合其西來之勢亦復猖獗二賊將欲取太原長驅朔方河濱間回界大荒之外然崤函內已知其空虛也延州蘆子爲秦北方其關防尚可倚賴乘彼嶠函空虛得偏師一萬急塞蘆子更約薛大夫景仙相爲犄角內制山賊外禦昆戎卽長安可復收復耳况景仙三却祿山近事已效夫蘆關之塞非爲他也一塞史高西流從此俱扼我意則然誰能上達彼胡之行其速如鬼及今不防何可及哉○自玄宗離鴈蕡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賊不能制長安子女盡輸洛陽宜崤函內賊兵空虛塞蘆子疾驅長安何難一舉收復公曰崤函蓋虛爾語非漫下昆戎徒指祿山速如鬼暗用漢書天馬來化若鬼總言神速

羌村

呻吟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四句歸鄉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

滿牆頭感歎亦歎歎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時情景

我家菴村赤雲日脚下彷彿見之遂望柴門而趨顧此柴門人踪久絕鳥雀之噪益因歸客從千里至也爾時

妻孥方盼我歸及見歸客不覺驚怪蓋由喪亂之餘萬死一生我之生還原屬偶爾今日人耶鬼耶誠難免妻

孥之驚怪耳不獨妻孥鄰人聚觀者亦爲感歎此

夜不寐如在夢中秉燭話別真不料有今日也

晚歲追偷生還家少歡趣

領下十句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憶昔好追涼故達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以上承還

家少歡趣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以上應晚歲追偷生

我年遲暮無他樹立不過偷生計迫故爾還家及至還家愁懷又集未見有歡趣也往日嬌兒依依膝下別離既久愛我者轉而畏我况時歲追涼喜達池樹北風忽勁歲月已非頭此一歲中流離漂薄與言及此百慮煎心何歡趣之有乃偷生之計期已定矣未悉既收檣末幸注我平生耽酒今得生還且復斟酌以慰暮齒我晚歲追偷生如此○公羸服脫賊幸奔行在夫豈偷生者今日奉勅還家尙曰晚歲追偷生何以處北詩諸人甘膺僞命者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四句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忝地無人耕兵革旣未息兒童盡東征以上客至請至情事四句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我初歸而鳥雀喧客今來而羣雞鬪柴門人跡久矣斷絕禽鳥怪人有如此者驅雞上樹始聞扣門客何爲者

蓋有四五人而皆父老知我遠歸來相問訊耳手中有
攜率皆酒榼傾榼而飲清濁不同酒味薄矣父老曰酒
味之薄者以年來耕禾地者無人也耕無人者以今日
東征兒童去盡也父老艱難哉艱難之際荷此深情我
深愧矣於是找爲父老歌而仰天歎父老聽我歌而涕
撒橫一時情事又如此○公於李公見訪則曰隔屋喚
西家借問有酒否於羌村則曰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
清於江村則曰鄰家送魚蟹問我數能來於寒食則曰
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於櫻桃則曰西蜀櫻桃也自
紅野人相贈滿筠籠而自己一則曰藥許鄰人斷一則
曰不教鶯鶯樹比鄰一則曰堂前撲棗任西鄰若此類
不一而足亦可見公篤於鄰誼矣公嘗归喜結仁里歡
我哉

杜詩闡卷之五

終

杜詩闡

卷之五

七言

杜詩闡第六卷目

北征

喜聞官軍

潼關吏

收京

瘦馬行

送鄭虔

書鵝行

臘日

奉和賈至

宣政殿

紫宸殿

晚出左掖

春宿左省

送張司馬

奉答岑參

贈王中允

送賈閣老

題省中壁

曲江陪鄭八

曲江

曲江對酒

曲江陪雨

偏側行

陪鄭駒馬

送李校書

題鄭著作

送許拾遺

寄晏上人

松樹障子歌

贈畢四

義鵠行

端午日

酬孟雲卿

杜詩闡卷之六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闡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璉漢華氏訂

省家扈從還京詩

至德二載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
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草八句前幅之網拜

辭詣闕下休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
典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

道途猶怨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十二句後幅之綱

靡靡踰

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
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岐入地底涇渭
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

轍可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棟栗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纏思桃

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陁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

我僕猶木末鶴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

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

物此段叙化道况我墜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

百結劬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騎兒顏色白勝雪
見耶背而啼垢膩脚不被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門
坼波濤舊繙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
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慄慄粉黛亦解包裹
衲稍羅列瘦妻而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毋無不爲晚妝隨
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潤生還對童輝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
且慰意生理焉得說此段敘還家以上是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八旬之紀至尊尚
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
多澹隨回紾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

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騰騰破敵過箭
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
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畧桓碣昊天積
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
皇綱未宜絕此段叙官軍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
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襄中自誅穰姐周漢獲再興宣
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
猶活此段追叙玄宗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佐氣
向金闕閣陵固有神壘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
達此段以中興結以上是升祿詣
閣下休揚久未出十二句之紀

皇帝卽位已經二載八月初吉正朝廷大舉討賊時
子有事北征者徒爲情繙蒼茫離家已久也歸矣
敢自主哉蓋時方多故臣子無家恩詔許歸自慙叨被
計則許矣敢遂歸哉諦閑拜辭休惕未出蓋以才慙補
袞有負聖明光安史未夷而僨正切所以辭朝未果首
路旁皇似此乾坤憂虞何時畢耶於是就道廢驩然似
忝離之大夫心如醉矣蕭蕭然見人煙之斷絕京堪傷
矣瘡痍載道呻吟滿耳望君門兮何在庶行在兮伊邇
回首鳳翽此我君駐蹕處也旌旗明滅正羽林嚴警時
也於焉登山於焉率水猛虎吼蒼崖裂伊可畏也莉莽
在石鼓轍亦可玩也興對青雲而忽動悅隨幽事而亦
游所見山巒之瑣細多半像粟之雜生或紅或黑或甘
或苦雨露所濡無不結實物生之齊一如人事之多
差謂何因思挑源可棲因歎身世多舛始焉戀主判
首鳳翔旛旗猶明滅也去國以遠而未遠繼焉懷家別
前眺鄰時竊穴頻出沒焉到家似近而未近我心孔亟
身已水消我儀既彌行猶木末鵠鳥對客而鳴似有情
也野鼠見人而拱似有禮也行到哥舒之戰場猶見潼
關之白骨當時一戰而潰演何倉卒耶遂令秦民半爲異
物況我陷賊今歸鬚毛盡白不過經年間事妻子凍餒

矣、至此相見時、哭撼松聲、悲咽泉水、平生雪兒何等
矜愛、今日垢膩觸目不堪、兒脚不輕矣、女衣補綻耳、所
補綻者、昔有海圖之衣、舊繡之服、今波濤坼曲折移而
海圖天吳舊繡紫鳳一經補綸、皆顛倒於俎豆之上、兒
女之可憐如此、老夫之情懷自傷、自顧又無囊中帛、何
以救汝寒慄凜也、未幾粉黛衾裯稍稍羅列、瘦妾嬌女
胥沐重施女學矣、而施妝畫眉兒見父而挽鬢問事、我
尤征在道、到家時、情事如此、當其在賊、此景如夢、今日
新歸生理焉知、夫蒼茫問家室、君恩詔許之、至情揮涕、涕
行在臣子事君之大義、凡以至尊蒙塵、何以家爲聖
躬裸卒獨勞庶念耳、仰觀而天色已改、旁眺而妖氛亦
密、大意改、妖氛密則陰風來、何乾正矣、回紇之王傾國
切順、回紇之俗馳突爲長人五千不爲少、馬西門亦已
多蓋、此革多不足貴、其勇決則嗚騰箭矣、有過人者宜
乎、至尊虛懷、實賜無筭、廷議交推、氣爲所奪、敗巢在東
都、走伊洛、後西京、用兵之勢也、行覈收者、收拔者拔、乘
勝深入、蓄鏡直進、卽河北一帶、若青徐若恒碣、何難一
朝底定耶、以天意斷之、肅殺宜然、以賊勢斷之、歲月已
相以皇嗣斷之、國運未終、雖然、擾亂在今日、致亂則在
告日也、致亂由上皇乃上皇常日處、貴妃安將士傳位

今上以爲中興地亦未可忘也猶憶昨歲亂離時與夏
殷亡國原有異不獨奸臣如楊國忠競爲醜醜同惡如
秦韓虢三嬖隨之蕩析卽如貴妃猶之褒妲上皇毅然
割愛馬嵬賜死此古先所無况今上又虔越宣光爲中
興令主然上皇當日所以立賜處另陳玄禮之功居多
假使當日駕次馬嵬六軍不發玄禮不建議將上皇不
流御恩正法則將士一呼衆心瓦解乘輿安危固未可
知又安得宣旨馬前倉卒間有傳位太子之命不亦人
盡非久焉得國猶活也今日西京未復天子安在淒涼可
憫自歎遺孤泣涕悲然都人目望鑾輿但氣常乾嶽闢
諸宗在天靈夷應眷閭陵無恙灑埽有時則太宗宏大
之業一舉恢復矣我北征後冀朝廷亟圖討賊今上冠
日中典有如此之慘澹隨回紇數句公不願回紇助順
也故曰喜馳突則其心必異曰少爲貴則并不如無日
頗延眉以見諸宗優待之過日氣欲奪以見在廷無人
倚使之失光日收伊洛次日拔西京當時奔積寺師戰亦
克而後光取東都則慶緒走新店之戰亦
可免蓋賊巢在東都也惜乎計不出此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是年九月大軍俱發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潭水之東大軍夾擊剪賊殆盡公在鄜聞之意其能破賊而賦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濠鼎魚猶假息穴蟻竟何逃

四句總起

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泰山當聳蹕漢苑入旌旄路失
華陽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入水散風濤今日看天
意遊覓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許莫徒勞以上虛寫官軍將臨賦境元
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
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
時和運更遭誰云遺贊毒已是沃腥臊脣慮丹墀近神行
羽衛生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
擣烽光衣染血騎突劙吹毛以上實叙官軍已臨賦境喜覺都城動悲

連子女號家家賣釤鉗準擬獻香醪

結選

喜聞

京縣久爲賊窟今雖潛處官軍已臨晉彼
息猶之穴蟻更欲何逃此行必克賊必滅矣遙想行在假
處文盈帳嚴武列轅門森森泰山正當警蹕渺涼漢苑
已開旌旄自此羊腸賊渠險失從茲雉尾宮羽雲高敵
營微五原之壁壘空矣寇氣清八水之風濤散矣試看
今日之天意誰假洞穴之游魂賊勢旣窮惟有乞降一
策慶絳渠暨蹙之斯快尤納叛非朝廷大體乞降爲役
賊計謀枉亦徒勞靡用耳所以然者虧平王爲龍種郭
子儀有狗續王思禮佩呂虔之刀李嗣業秉蘇武之節
數人者桓桓烈烈其氣奮揚可回飛鳥其聲辟易堪殺
巨鷹丈鋏則雪色俱開弓矢則秋毫都折况運當否極
時屬泰來決其必濟也但賊如毒蛇毋俾遺種亮此腥
臊無不盡沃況至尊睿謀出人意表天威神助必獲萬
全且回紇有助順之強兵安西渡臨洮而效力感恩圖
報何有殘孽行見鉢鋒所向染血不難利劍一揮吹毛
立斷官軍必克爲此故也微獨我喜波都城子女應亦
悲喜交集爭賣釤鉗沽香醪以犒官軍如漢時殺董卓
之日云○當時賊將乞降如史思明舉朝幸之獨張鎬

不可。香積之師公知必克，但恐慶緒勢窮乞降，故先爲斬絕之言曰：「乞降那更得？」又曰：「誰云遺齧毒？」時香積一戰，賊勢大潰，僕固懷恩謂廣平王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萬騎追之，縛取安守忠等。廣平王曰：「將軍疲矣！且休息，遲明謀至。」賊已宵遁，是遺齧毒也。明年，公爲華州刺史，使君進滅寇圖狀，云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繫聚苟活。陛下猶覩其罰，相率降款盡至。務廣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非愚所知。可與此詩乞降等句相參。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
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四句
讀關城
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
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
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
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險處，窄狹容車駕。
難奮長戟鬥，千古用一夫。
以上叙潼關吏問答之辭

亨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四句
援往

事以
志戒

此方士卒何勞人草草耶蓋因故京後增修潼關砲等
爲築城故也城有大小大城之堅鐵亦不如小城猶是
小城之廣萬丈有餘大城可知莫此何爲潼關吏曰胡
難去今還備胡也因而要我下馬指示山閣曰關在高
山戰鬪雲列鳥飛難渡何有寇來但不稍於戰利於守
丈夫但看要害處止容卑車若奮軒則百戰難爲功堅
守則一夫易爲力不見至德元載桃林一戰哥舒師潰
潰死無筭已事可哀矣我爲吏者但知築城至於防關
自有大將請丈夫囑防關者以哥舒爲鑒此則我所云
胡來但自守意也○祿山初反哥舒翰守潼關尹子平
載條兵衝突襄鄧間卒不敢窺潼關則守之效也夫
潼關宜守不宜戰李郭力持其議卽祿山亦苦之謂嚴
莊曰今守潼關兵不能進是潼關守而賊坐困向使國
忠之奏不行中使之命不趣堅壁固守長安可保無恙
此詩謀月全在胡來但自守一句修關還備句有諷計是焦頭爛額後爲曲突從薪計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
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

四句追言

失京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
依然七廟畧更與萬方初。

四句

收

京收矣，猶憶住者上皇仙仗，忽離丹極。
祿山妖星，遂犯玉除。夫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妖星。既犯下殿之走
難免矣，亦由平日好樓居耳。昔者堯在汾水之陽，窅然
若喪其天下。上皇幸蜀，汾陽之駕，不過暫屈。是仙仗雖
離不終離也。舊連遺書，燕將燕將，自殺聃城終下。今再
京收復，燕將之書，不過聊飛，而妖星之犯，遂以滅迹也。
先是七廟之畧，幾幾不復萬方之民，誰與更始。今收京
廟宇依然，幅員如昨，不誠可喜耶。○首四句從亂原義
入。玄宗太阿不御，委政奸臣。仙仗久離，祿山自華清時
洛御床，並坐。妖星亦久犯帝下殿走，隱用梁武帝賦，
下殿以禳之之意，故曰須爲亦爲。斧罰解嘲，樓居弄神。
仙之望者，天子憲四方多故，不敢宴安，必時巡以防

唐玄宗二世委政斯高深居高拱至於亡國宗不墨其
告諸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十年盡委政事於林甫
何如力士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此卽好樓居意因玄
宗有喜仙花萼諸樓也汾陽駕專指幸蜀舊謂李泌者
人謾無將疑指哥舒翰書則指諸將之書按翰初降祿
山時以尺書招李光弼魯州李祔等諸將皆復書切責
之祔出知不效乃囚翰苑中當時諸將若不復書書不
切責明翰於祔山方且信任反戈而攻自有諸將責翰
書翰被囚便凡爲將者知降威不利殉國心堅是諸將
將飛書於翰所以示向背之禍禍明順逆之利害有關
國復不狃也或曰燕将是史思明飛書指李光弼招降
思明大思明僞降在是年十二月於時既不合且史但
書歎仁智烏承玼說之未聞光弼於人又不令光思明
之降張鳴憂之其後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陰使烏承
玼計圖事泄而敗思明復叛則此舉
大不利於國家於事又不合難從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

謂在
部時

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

四句
感歎

切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

包山扈

依意

我在鄜時生意蕭條自甘羲白天涯落漠正爾寂寥及
收京忽聞哀詔意申事若出意外又下聖朝不一次且
屢次焉今上收京固當爾爾但李泌是商老收京而後
卽去衡山我用急其羽翼之功上皇是文思萎慢雖往
歲暮還京我因想夫文思之命今日扈駕還京叨逢下
詔爲禹湯罪已日聖明罪已小臣何功虛矜灑淚不禁
望青霄於咽耳○肅宗卽位靈武時赦天下改元是已
下詔令收京又下詔曰忽聞日又下公意上皇未歸詔
書未應擅下與李泌一切家事請待上皇歸之意正合
故曰懷商老光是靈武使者至蜀上皇曰自今以後四
海軍國大事仍奏朕知詔書毋容稽頒矣公曰憶帝堯
真悲痛之辭李太白上皇西廵歌少帝長安開紫極雙
懸日月照乾坤天無二日

何得雙懸語意亦有謂

汗馬收宮闈春城鏟賊壕二句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
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雋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六句
收京

以後

宮闈久隔汗馬收之賊壞久據一戰鋒之京收矣以酬
將士朝廷自應班賞而歌杕杜况宗廟重建歸京後自
及大享而薦櫻桃收京固可喜所患者資西城河乾諸
兵以平亂此輩叛服不當橫戈數見勢恐不免卽功臣
恃功者又恐從此後甲第日高無復去病辭第之義耳
凡此皆由貪天功以爲己力殊不知收復神京亦由廟
義彼苟方臣子但知入賀亦思兩年來聖躬親在行間
其勞爲已甚乎○杕杜勞還役者初上獄速得京師與
回紇約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
紇入長安葉護欲如約廣平王曰願至東京如約及入
東京阿乾意猶未厭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路回紇乃
止自東京還上迎之長樂驛與宴宣政殿仍約歲遣回
紇綯二萬匹公旦賞應歌杕杜以見收京後賞自應也
回紇要求無厭朝廷亦不必縱之櫻桃薦太廟者禮仲
夏天子乃羞含愧先薦寢廟收京在冬而云然者當時
有旨不可上皇歸徒書初至鳳翽卽遣裴冕入京師告
郊廟公旦櫻桃之薦歸
自及之仲夏未晚也

瘦馬行

陳陶斜在咸陽縣東公悲青坂云我軍青坂在東門故托之東郊瘦馬依舊詎謂爲房琯作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肆兀如堵牆絆之歛動轉欹側此
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旁皮乾
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以上寫其瘦去年奔波逐餘寇
驃駒不憚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憫悵恐是病乘黃當
時歷塊悞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
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爲伴日暮不收烏啄瘡以上叙其瘦之
故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結應起處有
東郊有馬我見傷心骨出如擣其瘦如此而况重以羈
靽豈不欲動不能自如騰驽無意矣乃此馬非私勝之

畜印帶官字路旁偶遺遂使皮雜汚泥毛暗霜雪乃此
馬非無因至是者猶憶去年慘力勦寇驛騎且不見用
時上卒皆選內厩之馬以爲前驅焉知此東郊搜汎
非乘輿之物宜乎六印之中猶帶官字只因恃才致遠
歷塊悞蹶遂致廢置此亦有使之然者豈汝能逆料而
周防耶是人慘澹若有哀訴之情已失主恩無復晶光
之色於時天寒遠放野雁伴之日暮不收飢烏啄之雖
則如此瘦馬之意還望主人收錄以圖後效有收養之
者願終其惠明年春草長時必能爲主慘力以贖去年
一蹶之咎豈真無意騰驤也者○房琯喪師陳陶糾述
罷相公旣疏救復作瘦馬行當以中間三處爲眼目一
日糾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驥糾之則制其騰
驥欲動則騰驥之志未忘轉欹側則願騰驥有所不能
公蓋云琯意尚欲効力朝廷棄之如此雖欲効力勢有
所阻也一日當時歷塊悞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歷塊
之馬何至於蹶過有委棄豈能周防公意琯之敗非以
卒子敵以效古法悞用車戰使然然琯當日猶欲持重
以有所伺中人邢延恩從戰遂至敗績蓋由肅宗納賀
蘭進明之謗以致疑琯故委諸孤注之艤又以中人掣
肘之明知必敗而以將予敵也非委棄之而何卒至全

軍覆沒夫豈琯能逆料耶一日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
明年春草長顏延年猪白馬賦願終惠養陰本枝今謂
不忘所自也公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曰臣不自度
量歎其功名未遂志氣挫衄願陛下棄細錄大是公意
欲朝廷棄琯前賢俾琯再圖後效益因琯失職後頗快
快其黨爲琯揚言於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肅宗聞
而惡之公難顯言寓意於馬以爲琯之快快非敢對
朝廷其効忠之念未嘗不切一章語意實有如此者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

別情見於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醉後常稱老畫師

二句鄭

十八虔

萬里傷心嚴

謔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二句貶台州司戶

傷其臨老陷賊

蒼惶已就長途

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承嚴謔句寫

別意便與先生應

永訣九重

泉路盡交期

承垂死句寫

意

傷哉鄭公一官樗散卽畫師人所諱稱者公於醉後往自稱原公之意誠得老畫師終足矣今貶台州司方迢迢萬里遠奉嚴謫雖時值中興乃臨老垂死百年出處從此長已嚴謫如此公萬里長途若皇已就我一生知己出餞偏遲竟至缺爲面別耶再死如此悠悠此行亮已永訣庶幾九重泉路他年重叙交情我真情見乎詩矣○度免死得貶寃矣公曰嚴謫蓋虔不得已陷賊以風綬請水部以密章達靈武庶幾王推之流乃老而垂死這貶台州當時六等定罪未盡平允卒

峴以崔呂用法深刻嚴謫二字正非無謂

畫鵠行

高堂見生鵠飒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掣何得立突兀將生入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鳥鵠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胸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以上寫畫鵠乾坤空崕嶧粉墨且蕭瑟細思

雲沙際自有煙霧質我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六句感概

高堂非鶴落地安得此秋骨森然者不條縱而突兀立此既乃知畫耳畫師巧妙直刮造化之窟寫此神俊以充觀瞻乃技間之鶴見而忽驚豈知此畫鶴側腦而看其意常在霄漢何屑搏擊凡鳥與俱沒沒良由臨如刀劍目無人寰也但乾坤空濶終不能飛究竟粉墨之姿雖曰崕嶺仍歸蕭瑟般雲沙上豈無煙交霧凝爲真鶴者乃世人徒知畫鶴可愛所以扮墨幻質日供瞻玩置高堂之上煙雲奇姿紆鬱顧步老沙汀之間天下何多

葉公哉

臘日

曠月常年暖尙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蒼草漏

洩春光有柳條

四句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琶下九霄

四句

臘

天寶年來變壞失職每當臘日暖氣尚遙今日人事修
天時順一交臘日凍卽全消不見草舒青侵陵
柳條抽綠漏洩春光卽物情知人事矣所以今年臘日
綴酒之典欲謀良夜夫臘日原宜會飲謀良夜時事恢
心也還家之時方值散朝夫臘日原宜朝賀散晚朝君
臣勤政也我朝臘日侍從諸臣必蒙宣賜喪亂以來此
典久廢今日脂面藥自天而下一時朝臣胥帶琴管銀
器盛脂藥而歸無異景龍年間鑿鏤牙管之故事此今
年臘日爲可喜與○九霄之上恩澤
隨君非臣子所敢濫明故曰隨恩澤

省中詩 乾元元年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
先世掌絲綸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
殿風微燕雀高四句早朝龍香煙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奉和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結韻自注

夜交戌九天開矣於時曉漏將停春光正麗日色秀而
龍蛇之畫於旗者其影若動風力微而燕雀之繞於殿
者其飛爲高早朝景象如此俄而朝罷凡爲侍從殿上
香煙攜歸滿袖未幾詩成獨我舍人行間珠玉盡在揮
毫舍人固世掌絲綸也世掌絲綸不足爲美欲知舍人
世掌絲綸之美只因舍人似謝超宗爲池上鳳毛無忝
先世此早朝詩爲獨步而同寮樂和與○至父名魯嘗
於景龍中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玄宗傳位至當譏冊
進榮玄宗曰昔先帝異位於朕冊文卿父所爲朕以大
賓付儲卿又當演誥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善美
是世掌絲綸也當時玄宗普安下制分遣諸王主其護
者房琯至實草制肅宗自納賀蘭追明謗已罷房琯罷
琯尤培篤如至等者岌岌危矣但普安之制雖至屬筆
盡武之冊亦至誤蒙肅宗縱不滿普安之與亦當念靈
武之功乃不一月至出汝州世掌絲綸留意正深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暉赤羽旗

二句宣政殿

官草霏霏承

故御爐煙細綿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鶴鵠亦多

時四句官改殿退朝之候

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晚出組進

左

服

額於殿者有黃金榜金書官政殿也列於殿者有赤羽旗所謂前朱雀也日則晦頤向明繼承氣象如此於時殿清宮草靠靠一色臣佩所委者草承之不亂殿內爐烟細綿如無遊絲所裊者煙既之不出直政殿與蓬萊宮對此處雲近繞象爲君子道長官政殿與碧闕觀北高陰雪久殘葉爲小人道消常五色亦多時在朝久而可退矣既退朝獨輦出者蓋由拾遺爲近臣終日侍君故緩步遲歸云○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小俛則垂大俛則委之於地委佩已下矣宮草承之仍不畱越爐煙唐每朝殿上焚御爐香宰相於香案前奏事李涉嘗言異日奉事

香案前

紫宸殿退朝口號

○女官掌御朝儀奏矣退朝會送
上文詔也詩起結有漢太詩說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

二句紫宸殿朝儀

香飄合殿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

臣知

四句在朝所見聞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二句退朝

我朝大朝會則在宣政殿內朝則於紫宸便殿准內朝故用女官導駕導駕者在前偃僂之狀但見其紫袖并也導駕者分行而立故雙瞻御座瞻御座爲內向引朝儀爲却步導駕之制如此惟時御爐香氣飄合殿而奉一風爲轉一時朝臣在香氣中階墀花萼覆千官而淑景爲移一時朝臣在花影內時久矣惟是內殿深沉苦漏時刻如朝闈中牖久必待外廷高閣之報而始知今閣報稀間何知簷漏然瞻仰天顏則已多時此時千官無不瞻天仰望惟班近者得窺顏色知其所喜之故有喜者不盡喜凡有喜則必知之未發退矣此爲內朝則由宮中出由宮中出歸東省者於遣各省也復會暮僚送發龍於鳳池者送宰相歸中省而後散也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以上之言

散
接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以上

左掖
晚出

天子臨朝傳呼刻漏傳呼已淺日過中周簇仗猶齊臣忘晏罷也我朝殿前多植花柳千官班次率在花下各倚欄舍總在御邊於時有退朝者從花底而散有歸院者至廊邊而述詰臣先出時將晚矣但見接雪交恭融城而濕宮雲當雪去殿而低時已晚我亦出矣諫書既陳諫草安用避人焚草何必人知少焉騎馬歸省日夕雞棲敢日匪倒廬幾夙夜之義云爾○玄宗時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李林甫奏今太不無事已時卽還軍國機務皆決於私第觀此詩不惟至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

四句
宿被

景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句

宿報

之意

垣花將隱沉沉暮矣歸鳥欲棲啾啾過矣少焉星出披
垣內有萬戶星光欲動未幾月生披垣上有九霄月色
偏多左省夜色如此此時萬戶金鑰曾司啓否吾不寢
而聽惟冀金鑰速開此時九霄玉珂曾來朝否吾因風
而思實恐玉珂已過所以然者我有封事欲達至尊能
不總金鑰想玉珂數問夜如何哉○庶民惟星星動則
民勞亂離後民多失所月爲太陰陰壯則陽弱時張良
娣用事勢傾朝野星隕萬戶動月傍九霄多語意隱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勅碑

公自注相

國製文

初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
棋術數皆處於此謂之待詔勅碑司馬亦其流也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四句

勅碑野館穀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四句

南澠衣冠各異文物不通今司馬去冠冕遠矣得指國
製文文章達矣從三殿中奉詔而行朝廷威奕與之俱
去到百嶽外勒碑而鑿南海聲教從此方開遙想陸路
瓊花發於野館旅次似堪喜屈指水程細雨來於春帆
舟次又堪悲皇華萬里天使一星遠道旣艱遄
歸爲幸何時使卑從三殿去者自百嶽歸也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岑參補闕公薦之也薦其歲度清遠議論雅
正朕輩所仰宜充近侍因有在省贈答之作

窮窕清禁闈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四句
補闕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葉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結還奉答

見贈意

君爲補闕我爲拾遺同趨禁闈一何窮窕但趨朝雖同
罷朝而歸其地不同蓋因補闕屬中書省君自隨丞相
而歸者拾遺屬門下省吾又往日華門東而歸也歸不
同如此當此春日冉冉碧者爲柳枝娟娟紅者爲花葉

似此柳碧花紅，非白頭物色乃子得
佳句獨贈老翁，我能無牽率奉酬哉。

奉贈王中允維

當時朝廷處分從逆諸人以六等定罪後如王維亦曾受僞命得下遷中允時謙不滿故有此贈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

契闊二字

領下六句其傳收庾信不比得

陳琳

契闊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

契闊窮愁應有作試

誦白頭吟

契闊

中允聲名有素陷賊以來勤苦獨深蓋祿山以其聲名欲致之不知中允死生契闊不忍獨活也不幸陷賊昔慮庾信爲侯景收未敢忘君豈若陳琳草袁紹檄當其身陷賊中服藥取痢僞稱瘡疾者不忘舊君也自維陷賊至今三年拳拳戴君未嘗有二益由之死靡他獨此一心耳似此窮愁宦情應淡如文君之作白頭吟以自絕定有之也○白頭

吟應指景碧池一章

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畱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公住損春心

二句

出汝

汝州宮殿青門隔

應西掖二句

雲山紫遙深

應艱難二句

人生五馬貴

莫愛二毛侵

結慰之

汝居西掖梧陰溝院今一院之陰只空留耳近臣去則
歸宇蕭條有如此汝何爲有此去蓋因時事艱難居官
不易汝州爲汝故鄉今日出守猶歸里耳無奈汝去仇
而春心損我住往春心亦損也既出汝州此處宮殿君
門九重矣宜乎西掖梧陰空畱溝院彼處夷山孤臣第
里矣宜乎雖歸故里交損春心我今送汝亦曰丈夫官
至五馬不爲不貴勿因出守傷懷二毛侵鬢亦善自寬
可也○公悲賢去自分不免故有去住損春心句蓋公
與房琯賈至嚴武張鎬諸公同功一體先是房琯見性
肅宗以上自晉安郡分鎮之議建自房琯賈至常侍房
易瑣固惡賈至去門者去房黨也至德二載五月公被
救房琯罷相詔三司推問是肅宗更疑公爲房黨張鎬

力爭得口柏免三司推問是肅宗又疑張鎬爲房黨至德初房琯薦嚴武爲給事中是肅宗并疑嚴武爲房黨自貢先出汝州張鎬隨罷相公亦出華州嚴武貶巴州至房琯則下制數罪貶邠州刺史不出兩月朝署一空譬彼雨雪先集維霰

公於賈出用是耿耿

題省中壁

上在諫垣身在國事排衆直言未免擾足兼之賣至去位凡坐房琯交者大率不免平生櫻契自命幸而遇主可以有爲乃時事粗鄙衲鑿已見從此不復上封事焚諫草曲江詩酒消磨空搆通壁一章竟作乞骸疏請掖垣竹埋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內何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子心

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四句題

此省中掖垣竹埋處有梧十尋鳳所棲昔乃洞門之際對事常陰雨爲陰物陰長則陽消矣此時落花遊絲外

更無他物。白日何其靜。鳴鶲乳燕後不覺移時。青春何
其深。白日靜而無所事。夫乃尸位耶。青春深而不再来。
不亦過暮耶。自歎腐儒襄晚。已非強仕。通籍試謬矣。又
念退食近回。入告無益于心。徒違耳。既叨袞職無補聖
朝。身許南金。何從報稱。昔之自比段郎。欲堯舜其
君者。此身何等珍重。今竟何如。妄題些之意如此。

曲江陪鄭南史飲

雀啄江頭楊柳花。鶼鶩鵠鵠滿晴沙。三句曲江自知白髮非春

事且盡芳尊戀物華。二句陪南史飲近侍卽今難浪迹。此身那得

更無家。二句自歎丈人才力還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二句勉

曲江頭不但雀啄柳花。眠沙泛淑者。鶼鶩鵠鵠滿亦蕭矣。凡此春事物華。雖與老人無與。既有芳尊在眼。亦且盡興。留連所以然者。我官居近侍。不能有爲。似宜浪迹江湖。然以明近侍。則官職有守。輒思浪迹。又義所不敢出者。至於昔遭喪亂。捨棄妻孥。甘爲無家之人。今進焉有官退焉有家。那得更無家。而逍遙靡累哉。我固無如我。

何耳。若丈人才力方剛，正當強仕。彼青門種瓜類落放廢者之所爲，丈人才力必不然矣。○按鵝鴨鶴鷺，江南

鳥也。開元間，玄宗遣宦官詣江南取置苑。

周後以倪若水奏，縱放之。此猶遺種與。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

厭傷多酒入唇

四句卽花飛以見物理須行樂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

塚臥麒麟

二句又將翡翠麒麟以見物理須行樂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

名絆此身

二句總結

一片花飛所不自一片止必風飄萬點而後已有識者

當一片花飛早知春已減却尤風飄萬點能不愁人此

物理之可推者然亦何必愁也。倘謂枫光常在且看欲盡之花已經吾眼誠知好景難常莫厭傷多之酒頻入吾唇卽此而言已當行樂是江上小堂又巢翡翠堂中人安在所謂牛存華屋者翡翠有之矣苑邊高塚長臥

鶴牕中人安在所謂零落山丘者鶴牕爲作此歌來
巢首應笑人生有幾此高臥者定悲行樂已遲此皆物
理可推者人未細推所以化飛不覺酒多不飲自謂小
堂長有高塚無時逐逐浮名身爲東抑蹉跎行樂老死
徒然誠細推焉人生行樂富貴何時寧待花飛城待春
滅寧待翡翠巢鶴牕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
前一杯酒誠得之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

每上行樂正領下句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蛱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
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結出與人同樂
我猶朝朝回矣日日典春衣江頭盡醉何樂加之春衣而
日典酒債難償矣酒債日日負還日日有尋常行樂何
忠其無盡醉而每日人生有限矣人生日日醉那能日
日在七十古來曾有幾人不獨人也蛱蝶穿花深深見
曲尋其樂猶如此蜻蜓點水款款飛自得其樂猶如此
傳語遊人風光流轉暫留相賞莫負殘春亦何嫌於日

典春衣不醉無歸也已。○韵畧曰
點水生子也然則穿花卽求相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

鳥時兼白鳥飛

四句曲江之景

縱飲久拚人共棄嬾朝直與世相

違更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四句對酒之感

此芙蓉苑外卽曲江頭我留連久之極目一望其宮殿在苑內者霏微蘿薜所見苑外江頭者有落花有一不落者落者木足感今桃花與楊花似落樹何化而不落

人何生而不盡有飛鳥有一不飛者飛者未爲高今

鳥與黃鳥偕飛林何鳥而不飛宦何情而不滯今日對酒

酒誰飲之餘久拚人共棄嬾朝矣嬾朝之後真與

世違頌朝益縱欣矣更情何有滄洲安仁深歎爲吏之

情與滄洲日遠我亦志在滄洲耳其如老大未能何

○

花落鳥飛水岸常物色却於逐字兼字爲得出色逐字亦未深微逐日細逐逐得有情兼日時兼得無

危恭夢弼云老杜墨跡初作欲其暢化語白以淡筆改三字作細逐落誣也花安得詬

曲江值雨

曲江爲上皇遊幸地時上皇居南内公遊曲江值雨有憶謂肅宗值雨不來遊幸者撰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
林花着雨燕支濕水行風翠帶長
四句曲江值雨之景龍武新軍深駐輦輶別殿設
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四句曲江值雨之感

曲江有夾城有芙蓉苑夾城春貴外芙蓉苑墻雨來候也因雨江亭上晚色寂寥芳華遂離於時雲覆而雨至林花之紅者着雨如燕支之濕雨急而風狂水荇之綠者牽風爲翠帶之長江亭晚色如此此夾城芙蓉苑爲上皇昔時遊幸處我因值雨憶龍武軍先是唐有左右羽林自上皇用萬騎平韋氏亂改爲龍武是新軍也龍武新軍爲上皇親近宿衛今想亦深駐輶而不出矣廷中存殿是爲別殿當年上皇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

苑別殿焚香宜也。今上皇深居南内，不復遊幸。誰復來
香案前奏事者？芙蓉別殿亦謾焚香而望幸耳。開元盛
時，每當佳節，上皇賜宴，錢給百官，宰相以下，於曲江合
宴，卽金錢會恩賜教坊女樂，池上備採舟，因有佳人錦
瑟。我於開元盛時，既不得躬逢期典，今雖官叨近侍，聖
眷難知。縱曲江之盛有時，而復恐賜宴之榮未必終沾。
然則金錢詔錦瑟，傍不真夢想哉。

侷側行

公自注

贈畢曜

侷側謂與畢所居相侷
側詩中巷南巷北是也。

顏色四句是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
乘，非無足者。相過今不得，不是愛微軀。非關足無力，徒
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瞞美

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

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

以上發明十日
不一見之故

焉能終日心

拳卷億君誦詩神稟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希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以上寫十日不見而思見意挽到僵側

入患炎淵僵側則聚集矣。今計所居不過我巷南子巷北。乃旬日不見亦何樂此僵側也。所以然者官馬送還路難如棘耳。夫我貧固無乘然亦有足昔相遇今不能者子或疑我愛微驅。惜足力不知無乘則徒步朝廷有體官長有御禮法所拘。徒步不敢思君之心固自了了。雖不得見子應亮之光雨急風顰正當贍美考鐘伐蕭適值朝參蹇驢借矣可以朝天即可過子已請假矣既難朝天安能過子凡以似此泥塗男兒性命不可嘗試我十日不一見子者職此之故然似此僵側亦安能終日往來。徒然誦詩以當神往。不見辛夷之花開而又落。

爾我之年壯而忽老我不能過子飲子豈不能就我飲
街頭酒貴悲無三百錢耳酒徒稀醉患無一斗酒耳今
斗酒不乏青錢俗有子何不速來就我庶不負鄰里間
偏側而居之誼云○主德二載朝廷盡括公私馬以助
軍官馬送還官有自來也乾元元年朝

廷置酒禁酒價故貴至麥熟禁始弛

奉陪鄭駢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憫殺人綠尊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四句

韋曲石角鈎衣破藤梢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四句

似反前

韋曲之花何其無賴無賴之至家家被憫計此時急須
者綠尊耳所難爲者白髮耳豈知花下綠尊固期其盡
花前白髮何快於春花固無賴若夫鈎衣石角刺眼藤
梢其爲幽致與惱人之花迥異况叢叢綠竹瀟灑尤殊
當時謝朝服戴烏巾古此最竹之幽趣此時綠尊何必
此時白髮猶必花前則○禁春作勝春解白髮禁

春正是力能勝春不受春光困頓
意少年流宕正坐濟勝無其耳

野寺垂楊裏春暭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四句承靠

曲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四句承靠

啓奉

雖曰靠曲仍有野寺隱然綠楊裏亦有春暭雜然亂水
間雖曰花無頰亦有美花不他映而偏映竹且有好鳥
非不歸而不歸山被城郭紛紛異於野寺春暭矣我又
何事而還相逐緩風塵擾擾豈有美花好鳥也我已喪
顏而更何堪幸與公子其遊於此若使○不歸山豈不
共公子而俱還不幾於城郭風塵哉○歸也既豈空

送李校書二十韵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注驥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
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妙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富文

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烜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廢益

以上贊
李舟

乾元元年春

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邇倚門固有望歛衽

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

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

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

以上送
李舟

顧我蓬星姿謬通金門鑑

小來習性嬾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

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驟廻身視綠

艷慘澹隨荒澤老雁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歲高飛燕約

練新羽翮

以上申別意
終感慕句

長雲濕發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

車遲衰疾悲宿昔

四句中足歸期豈憮漫句

豪鷹生子大抵赤毛駿驥得兒尤異龍登李舟是也蓋
李舟爲名父之子人物清高流輩伯長所貴妙年者以
其才不以其貌令舟十五而富文史有博贍才十八而
足賓客有應對才十九而授校書有著作才宜乎甫及
二十聲名爍赫有才如此彼妙年而白晝鬚者何足道
哉旣念李兒又懲已子而歎能兒驥子不如李舟恐幼
勞而養靡益也舟今何往蓋乾元以前國家多故非臣
子歸省之日自兩京收復乾元元年二月詔免陷賊州
三歲租盡免百姓今歲租庸又停勅檢括命李峴安撫
坊市元元始有安宅人慶得所子懷將母舟衣絲衣歸
故鄉宜也此詩母方倚閨舟乃就道自華爲孝子詩此
去望南登程吟詩陟岵楚山之碧隱然在望是日咸陽
都市公卿祖道者車輛之多應如雲積訐舟到時慰太
夫人而會親戚矣其如汝翁在朝何汝翁今日視草明
光亮汝歸朝期亦不遠乃我於臨別不無感激者自顧
蓬屋陋姿金門塞步小來胥嫋晚歲轉儻讀上六愁惄
吝之磨對乾坤有跼蹐之痛自維憊惄不能揚厲舟在
妙年省躬靡間坐此臨岐當益惘然耳舟行矣回首緣

野荒澤間有老雁如我者小來習性嬾晚歲憊轉劇每
愁悔客作如覺天地窄者是也宜其號荒澤春忍飢耳
有時燕如舟者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
二十聲燿赫者是也宜其翔綠野羽翮翻新哉遙望褒斜
雲暗漢水石橫之處并乘軒車往卽乘軒車來毋仰衰
老如予躬軒車悲弊闊則歸期終不汗漫卽別意所感
激者亦足自慰也已○按李舟於德宗朝奉使詣劉文
喜陳以禍福帳下殺文喜以降又奉使詣梁崇義諭旨
安之勦崇義入朝言頗切直

觀公詩少年時便已傑出

題鄭十八著作

台州地濶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
深逐客一浮萍

四句謫台州

酒酣嬾舞誰相憐詩罷能吟不復

聽第五橋頭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

四句憶

賈生對鵩傷

E傳蘇武看羊陷威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露新國用輕

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

六句
傷之

窮巷悄然車

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以自歎結

台州瀕海波濤冥冥雲水與島嶼俱青也故人此去竟爲逐客蓋自亂後一別今春深還作浮萍耶想公此時酒酣誰搜其舞詩成誰聽其吟憶當年遊何將軍山林同到第五橋東皇陂岸北今日惟橋流恨水岸結愁亭耳尤可傷者命薄貲生台州之貶無異長沙鵬鳥止舍恐不免也遇同蘇武祿山之陷猶之匈奴牧羊秉節正相似也蓋公以直道忤人猶幸以輕刑就貶但公矯世戾物有類禰衡直慮江夏遭殺公歲星見滴有如方朔竊悲不久人間我居窮巷悄無人跡車馬旣絕誰與論文案頭書螢多應乾死何日與公再圖裹首也○前公以鄭爲嚴謹此何以曰輕刑按乾元元年夏肅宗勅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敗降者續處分公知朝廷有此恩典爲是冀望之言曰也活猶云也應活云爾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

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許解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
擎偏重宮衣着更香以上觀省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江寧歸看

雜人畫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以上觀省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江寧歸看

畫曾飢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以維摩圖樣結

所謂志

篇末

侍臣許八歸覲慈親所重在詔許也詔許者今上新弘
孝理推恩臣子也惟詔許故同僚祖送倍有光輝也許
八以拾遺歸省手擎內帛君命非輕身着宮衣御香猶
惹此行望江寧而趨遙想淮水停舟必經夜驛潤州飛
渡必駕江航春解禁中暫隔雜人之書秋歸闕下還期
燕子之涼於時赴北堂而出賜書足誇父老赴北堂而
將壽酒并賽城隍許八奉詔省觀洵榮矣顧江寧爲我
舊遊地極不忘者瓦棺寺中維摩圖樣耳寓目曾經追

蹠恨晚，蓋由此畫爲顧長康筆所畫金粟如來，光照一
室，神妙如此。何日忘之。○至德二載肅宗迎上皇歸居
興慶宮，有執鞋食品，當乾元元年春，又加尊號，故曰
新孝理易曰：城復於隍，城隍卽城塹，都人所集處。

因許八奉寄江寧晏上人

不見晏公三十季，封書寄與淚潺湲。

二句舊來好事今能
寄書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

四句
憶舊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許八意
結還因

我開元十九年曾客江寧，與上人晏公遊。至今乾元元年不見者，約畧三十年矣。封書而寄涕泗汎瀉，蓋由晏公上人少年爲善，最多好事。今日暮年，不知其精進如何。昨否，况晏公能詩，喪亂以來，必致零落。將來老去，誰與之傳？不獨此也。猶憶晏公善奕，往日幽澗竹邊，曾攜碁局，猶記晏公善泛，往往日泛湖船上，頻着袈裟。今幽澗竹尙存否？泛湖船還在否？我一官拓落，晏公一身將老，竊恐其局裝袋已不可問，欲尋舊時幽澗竹泛湖船，無復

在首况好事與新詩謀許八歸江寧必話我爲官頭顱
白盡昏昏然只有醉眠我雖不至江寧此言如聞之矣

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才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戶手
持新畫青松障四句李尊師

松樹障子

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

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

奇古對此興興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心獨

苦八句寫画松之妙松下丈人巾屨同耦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

歌紫芝曲時危憮澹來悲風

四句看畫所感

此玄都道士凌晨訪我手持松障必有異者松障中杳
杳冥冥一切真松林而非丹青所爲陰崖之間竟承雪
幹偃蓋之狀忽起龍形奇矣古矣老夫所愛者精矣靈
矣萬心獨絕者此時老夫情興合於畫者精靈故仙意

來親苦心若揭苦心何在松林下丈人謂坐巾屨相同
彷彿商山紫芝堪咏此時覺松休颯颯悲風忽起安得
此畫中老翁出爲南山四皓庶幾羽翼已成不可勦乎
不然如此時危何○乾元元年張良娣所生子興王召
良娣欲以爲嗣廣平幾爲建寧之續先是至德二載李
必在時良娣已殺建寧更搆流言欲殺廣平泌逃黃州
臺詞廣平得安泌於二載十月已歸衡山今良娣以所
生子興王召攘奪東宮時無李泌誰爲羽翼悵望聊歌
紫芝曲望李泌出而定儲時危慘澹來悲風謂李
泌不出廣平不免爲建寧之續所謂良工心獨苦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二句
貧苦宦卑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二句承才流傳江鮑體相
顧免無兒結慰

似爾才大果然詩伯何以家貧爲苦宦卑惟家貧而苦
宦卑故見輕奴僕何況他人已類老翁不須白首惟才

入而爲詩伯故世乏同調雖相儕者無人乃平日論文
其自知者有素誠爲詩伯何慙江鮑雖曰家貧相顧有
子亦庶免於

李嶠無兒也

義鶻行

陰崖有蒼膺養子黑栢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
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以上寫白蛇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
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脫違枝巨額坼老拳高空得蹭蹬
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難死亦
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鷺鳥最急難心炯
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以上寫義鶻近經漓水湄此事樵

夫傳飄蕭覺素髮禫欵衡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
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以上作詩之指

崖柏巔地已慘澹蒼鷹白蛇二物不相類而適相佐
於是蒼鷹養子雄方求食白蛇乘般恣破巢殺卵之寇
此者力微黃口頓盡此時雄者歸覩斯慘何惜奮身一
擊破蛇雪憤乃猶以我非蛇敵不反顧而入長樞蒼鷹
誠知量敵退矣其退也將欲借援於鶻耳忽焉縱領健
鶻以圖報復而鶻至此鶻欲擊之猛先飛之高鶻振斗
上而來聲從九天而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俄而遠枝
上白蛇之修躋脫矣俄而老拳加白蛇之巨額坼矣高
空忽墜蜿蜒無計折尾一掉飽腸已穿嗟爾白蛇當其
生雖滅衆雛及其死亦復遺臭一何快也要非鶻之義
不至此大抵物情自有報復特事機一失不可復挽假
使蒼鷹濡忍不斯須去健鶻猶豫不應期來修鱗已逝
老拳徒張不亦往返空勞哉物情報復快意目前惟此
鶻也爲鶻鳥最故急難所感義氣炳然且功成不尸一
擊之後飄然長往義哉斯鶻豈獨鶻然人生意氣相期
心有許與亦當如鶻之急難乃爲有濟作此歌行使壯

上此之有所感激云爾。○小雅曰：急難言急，人之難貴於急也。篇中首曰：斯須領健饑，斯須則急矣。次曰：快意貴目前，目前則急矣。終曰：亦在顧盼間，顧盼間則急矣。信陵救趙，請於王不聽，徵自約車，騎以往救。章邯擊趙，趙請救於楚，宋義甯四十日不進。項羽斬義，疾引軍赴秦軍。二公誠知急難者，當時張巡睢陽之圍，不食月餘，南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進明坐擁強兵，不發一卒。於闕王勝聞隴山反，自將兵五千急入赴援，拔進明者。誠鶻不如，若勝者乃真急難耳。至於功成失所往，古來賢達惟魯仲連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當時回紇葉護以兵赴援，肅宗欲速得京師，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護。護克西京，卽欲如約。竟歲遺緝一萬匹，嗟爾回紇如葉護者，以義始以利終，有愧斯體矣。義鶻一篇，不無遺憾。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白天
題處濕，當暑着來輕。六句 賜衣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以謝

宮衣以賜近臣半我願朝以來敢望此賜不謂亦有名
被恩榮此典誠出意外所賜之衣有葛者衆勃而含風
並軟有羅者綈白而季雪同煙乃與羅並賜典隆矣風
與雪交加暑去矣此宮衣亦有名者聖澤沾濡如雨之
利故自大題名覺其尚溫此端午被恩榮者皇恩浩蕩
如風之拂故當暑著來覺其愈清居之得臣長短不在
衣拂旨之視君長短原在意也今我意
向自稱長短過此以往永荷聖情而已

贈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雖衆告別莫匆匆但恐
天河落應更寧辭酒盞空應樂
深句明朝章世務揮淚各西東

別二句

樂極者將悲之兆蓋傷頭白喪難再也更深者夜闌之
時猶愛燭紅夜未央也過此相逢雖不終淵可以袞袞
今宵分手尚可少留何必匆匆夫更深則天河將落當
此紅燭照人惟恐天河忽落樂極則酒盞須空當此白

酒分半休辭，酒盞頗空空。所以然者轉盼明朝安在，天
常在候忽西東。安得酒盞常把世務一參，揮淚而去不
真匆匆。告別相逢不可知耶。

詩詞卷之六 終